





九經談卷之三

加賀大田元貞公幹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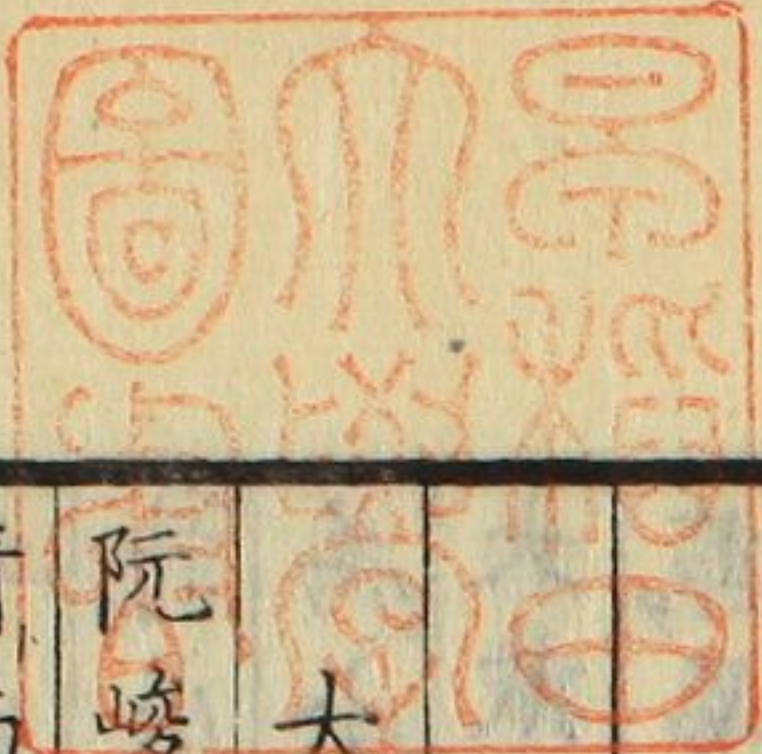
陸奧門人

鹽田嘉裕公綽
二階堂獻翼卿

全校

大學 凡九十條

阮峻禮記滌除云先儒以大學為大人之書立義雖精而非古訓之舊小戴學記云大學之法大學之禮大學之教大戴保傅篇八歲出就外舍東髮入大學並指學宮言之音當太案學記又云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是亦經文確證李日華序周從龍大學遵古編云大學一書與中庸



同出戴記宋儒目為修己治人之方而六藝當小學夫書數射御信卑卑矣然亦非絕慧精詣不能擅恐未可輕責之髫髻輩而以煌煌禮樂大業受小學之目則是書將不得為禮樂之書可乎案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傳學書計朝夕學幼儀十有三年學樂誦詩成童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晦庵先生以禮樂為小學為八歲所學大乖記文豈不可疑乎又案大戴保傅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食貨志云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

是晦庵先生之所本據也然大戴漢志之言穩帖如此而晦庵以禮樂為小學為八歲所學則與記志之文乖異是可信孰不可信乎薛應旂曰大人以德言大學是大人則小學是小人矣以位言則自天子以至庶人本文謂何若以齒言則十五入大學未當為大人案以大學為大人之學呂大臨之說而晦庵從之夫大人有數義焉文言大人與天地合德孟子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是以德言有德之人也論語畏大人孟子說大人藐之是以位言在位之人也又有以父母為大人者焉至大人小兒之稱則古書尠有之而藍田紫陽之解蓋取此

義故與小子對然以大學之大為大人則以德言以位言以齒言無一可者薛氏之言簡明切當確然不可易也

鄭玄目錄云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此於別錄屬通論正義劉炫音直帶反以博大聖人之學為義司馬光曰夫離章斷句解疑釋結此學之小者正心脩身齊家治國以至盛德著明於天下此學之大者也故曰大學諸說皆以大學為學之博大呂大臨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是朱說所原然大學小學王制保傅皆有之而大學之目錄記文王世子亦有之皆學宮之稱則諸說可廢

也

晦庵先生分大學經傳以謂經曾子之作傳曾子門人之作皆無稽之說也夫舉綱要於前而解細義於後古文之常也何分經傳乎陸深李養羅汝芳陳耀文樊良樞朱彝尊皆辨駁朱說矣予所著大學考詳載其文不贅于此

孔穎達曰中庸是子思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脩盧植云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篇皆如此例未能盡知所記之人禮記正是在唐初既不能知戴記諸篇之作者晦菴先生義生乎千歲之下忽然言之豈不大可疑乎

晦庵之意予知之矣以孔曾思孟為道統之傳論孔子之書也庸子思之書也孟孟子之書也特曾子無書而孝經是曾子之書然而不合其家學故以此篇為曾子之書而道統之書具焉是晦庵之意也大學之書與中庸孟子相表裏矣寥寥短簡而聖道大綱發揮無餘孰加此書之精妙乎晦庵之解多不可信然自程朱二先生表章之學者皆知奉崇之則二先生之功千歲尸祝之亦可矣大學表章別行創自司馬文正大學廣義矣然其傳之盛者程朱二先生之功也在我邦清侍讀賴業每讀禮記至大學中庸二篇乃歎曰後世有達悟之

人而別表章之以為二經則為天下至寶矣是在高倉帝時晦翁四書未傳播我邦而其言如此英雄之識自有暗合冥符者豈不亦偉乎

四書集注 後醍醐帝時始來我邦伊勢垂水廣信始奉信之以授藤原藤房

大學有戴本乃鄭注孔疏之本也王陽明湛若水輩從之 有明道本有伊川本二程全書所附載也 有晦庵章句本元明以來所奉崇也 有董槐本以知止物有本末聽訟三節為格物致知傳葉夢鼎車若水黃震王柏吳徵景星王禕宋濂方孝孺鄭濟鄭濂王異卿王鏊程敏政蔡清都穆輩從之 有崔銑

本以洪澳以下置誠意章之前高中玄高攀龍輩從之有豐坊偽石經古本鄭端簡管志道錢一本曹胤儒周雲龍唐伯元顧憲成鄒德溥吳炯劉宗周吳極輩從之予則從章句本而不取其補傳之說中間移易數節耳聞胡渭大學翼真亦從章句而不取補傳少有異同與予意暗合矣

古本誠意一章斷屬錯簡而崔銑本唯移誠意一章置正心章之前紛亂極少而意義略通後世有好古之人或當以此本為正焉昔予與水戶藤田子定論大學諸本子定亦以崔本為是予之諸說通諸崔本亦不大為乖戾也

明德昏德之反也左傳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又云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宣三大戴桀不率先王之明德德昏政亂小國語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楚語可以徵矣

明德是諸善行之總名昏德是諸惡行之總名曰峻德堯典曰大德庸中曰盛德繫曰至德論曰懿德民曰令德車曰美德荀曰嘉德左曰吉德同是皆明德之類也曰逸德胤曰爽德盤曰滔德蕩曰惡德命曰穢德秦曰暴德立曰淫德哀公曰涼德左曰敗德上曰薄德同曰凶德同是皆昏德之類也故左氏云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文十八年然則明德者孝弟

忠信仁義勇知之總名也昏德者驕奢淫逸忌克殘賊之總名也

左傳云不爭也謂之懿德爭善也謂之昏德襄十年是

又懿德昏德對用明德之為懿德令德豈不明白乎

左傳眾仲稱齊侯之惠為明德惠者釋三國之宿憾

也隱八年臧孫紇稱正考父之恭儉為明德恭儉者偃

僂鐘鼈也昭七年明德者諸善行之總名故諸德皆可

稱明德也

單言德者仁義忠信之總名明德令德亦然然則大

學所重在上明字而下明字本無深義唯是德也單

言德亦可矣言懿德令德亦可矣故下文解之曰克

明德曰明峻德又總解三綱曰道盛德至善民不能

忘也盛德乃明德至善乃至善民之不忘乃新民之

效也單以德字解明德又以峻德解之又以盛德解

之終結之云皆自明也可見下明字無深義而所重

在上明字矣

鄭康成以至德解明德至德者令德之總名則唯此

解為得正矣若夫近世言聖人之德光輝發越及在

上之德皆昧於古義古學者也

道以所由而言語云先王之道小大由之又云何莫

由此道也孟子云舍正路而不由又云終身由之不

知其道莊子云道者萬物之所由也董子對策云道

者所由適於治之道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可以徵
 矣德以所得而言乃得於道也樂記云禮樂皆得謂
 之有德德者得也鄉飲酒義云德也者得於身也故
 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韓非
 云德者得身也老解楊子云道以導之德以得之神問三
 略云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可以徵矣
 道德一致以其所由謂之道矣以其所得謂之德矣
 要皆仁義統名而仁義道也仁義德也說卦云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孟子曰仁也者人也義也者宜也合
 而言之道也合言即統名晦庵先生之言是也以為道
義統名晦庵之言也仁義之為道豈不明白乎臯陶謨九德曰

強而義立政曰義德容德周官六德智仁聖義忠和
 孟子曰既厭以德言厭仁義也仁義之為德豈不明
 白乎近世有以仁智為德以禮義為道道德判然為
 別者豈不怪妄之甚乎

上明字言身能脩其善行昭明於四海也左傳釋文
 王其德克明云照臨四方曰明昭八年下文云明明
 德於天下書云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堯典帝光天之下
 至于海隅蒼生益稷嗚呼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
 四方顯于西土泰易云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
 德象大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上同初登于天
 照于四國也上明夷戴記云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方而

不遺微小解經聰明叡智足以有臨也庸詩云明明上

天照臨下土雅小韓非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

內和史記皇帝之明臨察四方本始皇賈誼曰光輝謂

之明書新明明德之明明德之明聰明之明雖有區別

然明字以照四方而言者未必不同古書明字皆以

照四方言無摩而明之之義

詩書左傳明德二字極駁大學考有言令德者焉與

本篇明德同有言明其德者焉與本篇明明德同昭

明之德與明昭其德二義不可溷散也

晦庵先生以明德為心之一名故又有言心者人之

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夫德原乎心性而

成于學問修為然以心為明德古書斷無此言詩書

左傳明德之字皆指聖賢善行而言以心解之則無

不窒礙也吾故曰明德唯是善行明明德唯是脩明

善行之謂豈不直截痛快乎

大雅帝遷明德予懷明德左傳天祚明德宣三選

建明德以藩屏周年定四皆以心解之則決不可通

晦庵所謂虛靈不昧大智度論之語也事理對言正易

有義亦唐僧杜順華嚴法界觀事理無礙之語也復性

復初莊子繕性之語也而其所解之意則本心明鏡

也氣稟人欲塵垢也摩去塵垢則復本體之明是皆

佛氏斷無明煩惱而證真如菩提之說也莊子云鑒

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符德充圓覺經云譬如磨鏡垢盡明現唐僧神秀偈云身本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章句之旨與此符合雖曰不浸淫乎釋老吾不信也

伊川先生改親民作新民千古定說確不可易在宋葉適倪志吳如愚輩在明王陽明湛若水來知德輩皆不服其說是唯欲標異程朱不拘文義如何豈不妄乎下文解明德又解至善中間嵌日新新民命新一章五新字若三綱親字不改作新民則五新字何所著落大學一經文理照應明白易見不能知其易見者則不如不讀書之愈也

新民誤為親民經傳有明徵金縢惟朕小子其新逆馬融本作親迎大戴文王官人誠忠必有可親之色逸周書官人誤作誠勇必有可新之色新親五誤古書如此而不能知者不學之陋也

吳如愚引孟子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近世亦有襲其說者不知孟子之言言民之相親也孟子又云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孟子惡言親民而引孟子證親民豈不謬證之甚乎

古書親民字左傳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昭三年吳子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韓非古者先

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又云越王勾踐反國親民以報吳賈誼新書春秋親民如子過秦論不親士民古書親民字如此然經中有愛民而無親民則大學作新民確然不可易

新民與康誥新民同新者所謂舊染汚俗成與惟新是也使民變化其舊汚而更始遷善焉是謂之新民矣經解云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孟子亦云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遷善即變化即新民也新民即變化學記動衆化民化民成俗新民之謂也經中多言變化而少言新民唯康誥大學有之而其義則與變化全同周禮旅師有新趾之字鄭玄曰新

趾新徙來者也與此同字而異義也

明德是脩己之事新民是治人之事聖人之道本無多事唯是脩己而治人耳堯典云克明俊德明德也黎民於變時雍新民也中庸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形著明三者明德也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動變化三者新民也曲能誠止至善也故中庸云不明乎善則不誠乎身矣又云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孟子云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至善也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明德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新民也論語脩己以敬明德也脩己以安百姓新民

也諸經之言一一如合符節豈不亦偉乎

止於至善益稷安汝止太甲敬厥止止字與此同

孟子言性善謂仁義禮智也又云可欲之欲仁之謂善

乃與大禹謨脩其可願同善字仁義孝弟總名至善

之至與明德之明同不過贊言其美與單言德單言

善同

至善亦仁義孝弟總名下章以仁敬孝慈信解至善

則其義可見明德至善其事則同而所指則異洪澳

章總解三綱領云盛德至善民不能忘盛德即明德

明德至善連稱則其義又可見曰自脩也是與盛德

應曰道學也是與至善應然則明德以德言至善以

道言止於至善者學問以知仁敬孝慈之道而身心
止之而不敢移也

三綱領與八條目本是一致明明德即誠意正心脩

身也新民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止於至善即格物

致知也格物致知乃誠意之本中庸云不明乎善不

誠乎身矣又云誠之者擇善固執之者也可見止於

至善即格物致知之極而學問思辨之效也

或言如子之言則至善當在明德之上焉此言然然

大學之道四字之中既含學問之義矣止至善者學

能知道而心不移他之謂學問思辨之效也且道者

脩己治人之道也故先言明德新民而後及於此又

下節知止文辭相連故不得不在明德新民之下也雖然學問思辨以止至善而後其德可明其民可新非言止至善之在明德新民之後也

大學之道四字之中既含學問之義學問是學宮常事而格物致知是學問思辨故格致無解釋之言非有缺文也

章句之意明德新民共止至善如此則有二綱領而非三綱領且與盛德至善之語抵牾吾故不敢信從也

止定靜安心安於道也慮得動而合於道也孟子居之安左右逢源荀子能定然後能應皆此義也蓋稷

安汝止惟動應後志繫辭君子安其身而後動略與此近

物者天下國家身心意也事者平治齊脩正誠也修已者三條治人者三條明德新民之本末止定靜安之終始亦同此節結上文而起下文先後字與上下應孟子云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下文云以脩身為本即此義也

格物二字宋後儒者羣論聚訟真千歲疑獄也宋黼立武曰格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致知即知所先後之知明王艮亦曰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所先後之知李鼎亦曰物者物有本末之物

知者知所先後之知于年二十四作大學考得此說
悅其言之直截簡逕斷為定說奉之數年矣
勅說有三徵焉此章發端云物有本末格物之物知
所先後致知之知是一徵也此章結末云此謂知本
知本末終始是致知之知此謂知之至也即致知而
知至也然則致知之知知本末終始也是二徵也如
黎氏之說則格物致知非條目也唯是六條括例總
目格量天下國家身心意之本末是格物也致知平
治齊脩正誠之先後是致知也故格物致知無解釋
之言是三徵也

予奉勅說數年矣後讀鄭維岳知新日錄得其駁李

見羅之說矣又讀吳廷翰吉齋漫錄得中庸大學表
裏之說矣因始生疑於勅說焉夫誠意者大學之鬼
門關聖凡之所判賢不肖之所分而格物致知之效
也格量國家身心之本末致知治齊脩正之終始何
難之有是豈足誠其意乎遂廢其說而不用也
或曰格知本末終始之先後是學問第一義勅說
遂不可廢也

格物諸說鄭玄瑞物極屬怪妄司馬溫公扞禦外物
以物為外物者格字原于學記扞格吳如愚據其說
學記孟子有之以格為正揚用脩亦據其說以格為窗格許學遠格
去物欲亦似溫公朱文公窮格事物之理此說原于

說卦窮理而格字原于尚書格于上下格爾齊武夷
吳氏品式事物格字原于緇衣行有格王陽明事事
物物格其不正格字原于同命格其非心孟子格君
心穆文簡格量物理格字原于倉頡篇格量度之也
閻若璩毛奇齡輩從之

魏志和洽傳尚書毛玠以節儉選人物洽曰儉約
過中以之處身則可以之格物所失實多是匡正
人物品量人物之義

中庸不明乎善則不誠乎身矣又云誠之者擇善固
執之者也格物致知乃誠意之本明善擇善之事然
則非學問思辨而何

格物學問也致知思辨也晦庵以為讀書明理極
是

禮器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
利也而中庸有致曲字以為誠之本大學有格物字
而為誠意之本分用物曲二字則格物與致曲其義
相近所謂曲者禮義之委曲禮器經禮三百曲禮三
千荀子立師學成文曲論正國語大節曲與周語藝文志
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曲字
與此同致曲即窮致禮義之委曲也

格物物格致知知至莊子道不可致德不可至北遊
致至有別格訓至又訓來舜典格于藝祖格于文祖

君爽格于皇天格于上帝皆訓至禹謨有苗格論語有恥且格皆訓來格物當訓來也物格當訓至也太司徒鄉三物六德六行六藝鄉大夫鄉射禮之五物和容主皮和頌興舞小行人五物賻補賙委槁禴慶賀哀弔左傳祈禘三物不諂不比不黨襄三祭統祭之為物大矣儒行遠數之不能終其物物皆訓事然有道義孟子舜明於庶物哀公問庶物從之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矣緇衣言有物而行有格周易言有物而行有恒皆以道言格物之物亦以道言蓋禮義也

致字有極盡之義大學致知中庸致中和論語致哀孝經致憂是也有致彼於此之義韓詩致師而學是也有致此於彼之義論語周易致命禮記致仕春秋致夫人孟子致為臣是也格物致知道學也學大講學也語論文學也同三知也中好學也同學問思辨也同道問學也同明善也同擇善也同致曲也同誠意正心脩身自脩也學大脩德也語論德行也同三行也中力行也同篤行也同尊德性也同誠身也同固執也同能誠也同論語學庸一一符合如此

三綱八目配當圖

止至善

知

格物 致知

學問

中庸明善 擇善

致曲 好學

學問思辨

大學道學

中庸道問學

論語講學

中庸形

著明

明明德

堯典克

明峻德

誠意

正心

脩身

德行 脩己

中庸誠身 固執

曲能有誠

篤行 力行

大學自脩

中庸尊德性

論語脩德

行

中庸動

變化

新民

堯典黎

民於變

時雍

齊家

治國

平天下

功業 治人

顧諟之說與諦通見于通雅

引太甲當在引康誥之上太甲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天監其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咸有

一德惟尹躬暨湯成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由是觀之明命者天之所以命有天下國家者也而其受此命者以己之有德也能反身脩德而受其命是顧諟明命也然則顧諟明命是明德之本也臯陶謨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五服者自天子至士則自天子至士宜顧諟天之所以命己者以脩其德矣

大象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自明也與此同湯之盤銘有兩說焉祭統曰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據此則湯廟祭器之銘也大戴武王踐祚王聞丹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

為戒於盥祭為銘焉據此則殷湯自警之銘也日新之義取祛舊汚而遷新善焉則湯自警戒之辭明矣新民用其極中庸云用其中於民仲虺之誥建中于民皆此義也極中也有標準之義焉古經於治民之義多用極字周禮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君奭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思文詩粒我烝民莫非爾極逸周書極以正民又云正人莫如有極其義可見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王畿之民不願遷矣國夷狄以喻止至善者不願乎外也縉蠻黃鳥止于丘隅市井煩囂非黃鳥所止而止於丘隅森蠻則得其所也淫邪非僻非君子所止而止於仁敬孝慈則得其所也

言人之不可失其所止也

恂慄論語鄉黨恂恂如也便民戰慄也禹謨夔夔齊
慄湯誥慄慄危懼莊子民木處則惴慄恂懼恂慄與
康誥敬忌無逸寅畏同

淇澳兩節總解明德新民至善之義章句為至善傳
者誤矣古本在三綱解之上其義可通然不如章句
移在三綱解之下文意穩帖也

盛德即明德至善即至善民不能忘新民之效也三
綱總解豈不明白乎自脩與盛德應道學與至善應
學問以知至善而止之也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論
語德之不脩學之不講學德相對古之道也

紫陽解明明德云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學者當復其
初焉果然則堯明峻德亦有物欲之蔽祛之而復其
初是與後之學者同而不得為生知之聖與孟子所
謂堯舜性之也相悖一可疑也解明明德於天下云
使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夫脩己以安百姓博施而
濟眾猶且堯舜之所病也况於使億兆之人斷氣稟
人欲乎與夫子所謂民可由之不可使知之相悖二
可疑也解格物為窮事物之理而窮一草一木之理
是亦與孟子所謂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相
悖三可疑也

以格物致知為六條括例則宜無解釋之言焉以格

物致知為學問思辨學問是學宮常事則亦宜無解
釋之言焉下章不言所謂誠其意在致其知者而直
言所謂誠其意者則條目之解創于誠意而格致本
自無解釋之言晦翁董槐補傳皆可廢也
袁子才曰如云在即物而窮其理則物無盡時知無
致時又曰一旦豁然貫通所謂一旦者在何年何月
蓋已墜入佛氏打七參禪之邪徑
惡惡如惡惡臭好善如好好色論語好德如好色是
也是真誠意

自謙鄭北海朱丹陽皆讀為慊快也厭足也孟子行
有不慊於心則餒荀子不自噍其行言濫過大皆誠

意之義也近世有以謙解之者謙退何預誠意可笑
之甚且慊慊謙謙四字古書通用樂毅傳先王以為
慊於志呂覽荀可以儻劑貌辨者吾無辭為已注儻
足也土知孝文本紀天下人民未有噍志荀子由俗謂
之道盡噍也注噍與慊同快也解又云嚮萬物之實
而不能噍也注噍快也足也正韓延壽傳温良噍退
藝文志易之噍噍一謙而四益注噍字與謙同是可
以徵謙慊之通矣

孟子吾何慊乎哉不足也有恨之義晉語噍噍之
德噍噍之食亦不足也有小之義蓋皆反訛與謙
同

慎獨大學中庸禮器荀子苟不有之皆誠之義也唯其慎獨然後其德能誠矣若否則文王官人所謂陰陽克易外內不合雖有見行非誠質者也

中庸誠則形又云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家語誠乎此者形乎彼屈文王官人五氣誠於中發形於外又云誠在其中此見於外荀子忠誠盛於內責於外形於四海堯問晉語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惡亦如之文言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學記和順內積榮華發外荀子盡小者大積微者著德至者色澤洽行盡而聲聞遠小人不誠於內而求之於外大孟子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

於面蓋於背施於四體皆誠於中形於外之義也十手所指古人下指字多指笑指斥之義故漢王嘉引里諺云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荀子身不肖而誣賢是猶偃伸而好升高也指其項者愈衆注指而笑之者愈衆儒呂覽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注為鄉曲人所斥也師又云布衣行此指於國不容於鄉曲行論指字之義可以見矣

正心之章晦庵先生有偏重期待留在之說焉乃明道先生所謂無將迎無內外豁然大公物來順應之義也夫子不知肉味則留滯之病也顏淵死夫子哭而慟不自知其慟偏重之病也然則偏重待留之目

豈足信乎是亦佛老明鏡止水之談也莊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遊知北又云至人之用心如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王應帝淮南子聖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訓與覽其所淵源可得而知已

近世又有疑正心之章似佛老之旨以謂夫子不知肉味與此章食而不知其味相抵牾焉誤矣祭義云夫言豈一端而已哉夫各有所當也辨詳于大學考好而知惡惡而知美曲禮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左傳秦范氏之臣王生曰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年定五呂覽至美而不如至惡也偏於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去尤是不特接人

當如此也凡讀書取捨其說亦當如此否則不得公平也

孝者事君弟者事長坊記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孝經以孝事君則忠以弟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又云君子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論語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曾子立孝孝子能事君弟弟能事長曾子立事君子為小由為大也居由仕也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賜與其宮室亦猶慶賞於國也忿怒其臣妾亦猶用刑罰於萬民也故為善必

自內始也皆與此章相發

保赤子慈也如保赤子仁也故康誥云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此節受上文之慈而起下文之仁故引之文極巧綴古今解者皆不得其旨

一國興仁論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緇衣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入仁屬在下者有之近世有以仁為長人安民之德者其何無考乎此乎

一國興讓坊記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又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讓善
貪戾禮運用人之仁去其貪春秋繁露人之誠有貪有仁仁貪之氣兩在於身是仁貪對用賈誼新書心

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為戾是仁戾對用仁者能施而貪者能貪仁者容惡而戾者戾善讓者讓利而貪者貪利讓者讓善而戾者戾善貪戾與仁讓各相對可謂妙也

韓非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誅者也仁暴對用與此同

孔子稱堯曰其仁如天五帝孟子稱堯舜舉舜禹曰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所令所好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樂記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緇衣下之

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民之表也。與此章相發。

有己無己，祭統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春秋繁露，夫我無之而求諸人，我有之而誹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皆與此章相發。墨子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取是言謙退之人也。晏子有之，己不難，非之人無之，己不難，求之人此佞人之行也。又皆發揮於此章之旨矣。

仁讓言家，貪戾言人，定國言一人，僨事言一言，言善之難，而惡之易也。太甲與治同道，無不興，與亂同事，

無不止，治言，道亂言，事與此同。

老老長長，坊記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大戴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悵。古有養老序齒之禮，亦為此也。

緇衣信以結之，則民不倍。坊記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僭。借倍音義同。

莊子櫟社之樹，絜之百圍。世人間賈誼云：度長絜大。秦通

絜同。

絜，矩也。論語中庸具焉而祭統云：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與此全同。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以下七十六字當入是故君子有大道之上如此則引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引康誥云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二節文理相屬不斷德者本也財者末也生財有大道一節文理亦相接不公極覺穩帖錯簡無疑且此一章曰孝弟曰絜矩曰德財曰仁財曰義利而其大要則好惡義利之兩端而如此改正則二者判然辨別雖愚者可知其然否則二者間見互出雖明者不易得知大學之文本自明白特於此章雜然如無頭緒然豈其然乎予故斷為錯簡無疑

惟善以為寶論語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儒行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逸周書維道以為寶及楚語王孫圉之言齊策威王之言皆此意也

仁親據檀弓則愛父也此章斷章取義孟子所謂仁民親親也或云仁人親戚亦通

如有容焉是綱寔能容之寔不能容是目命也此事不可委之命故鄭氏讀為慢伊川改作怠特陸佃曰莫非命也命讀如字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雖過也自天觀之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雖命也自人觀之過也見于宋衛湜禮記集說是為互文而解其說極巧

生者食者漢食貨志賈誼新書具焉

其事不終周易或從王事无成有終之終

論語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是大夫乘車之

徵

月令瞻肥瘠察物色察者察其肥瘠息耗也

伐冰詩經七月禮人月令仲季春夏小正三左傳

皆有之而左傳云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

浴用冰喪大紀云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

冰焉士併瓦盤無冰是大夫用冰之徵

利字有義利對用之利有義利連用之利予之論語

大疏具焉此章二義並用明白易見

孟獻子之言言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荀子此義

荀子韓詩外傳董仲舒對策極詳悉之而臧文仲妾

織蒲仲尼以為不仁左傳文公儀休拔葵燔機史遷

以為循吏循吏傳皆此意也與民爭利聖賢之所深戒

豈不拳拳服膺乎其詳見于大學考

六經無富君之說周易損上益下為益損下益上為

損論語富之教之以民言孟子君不鄉道不志於仁

而求富之是富桀也又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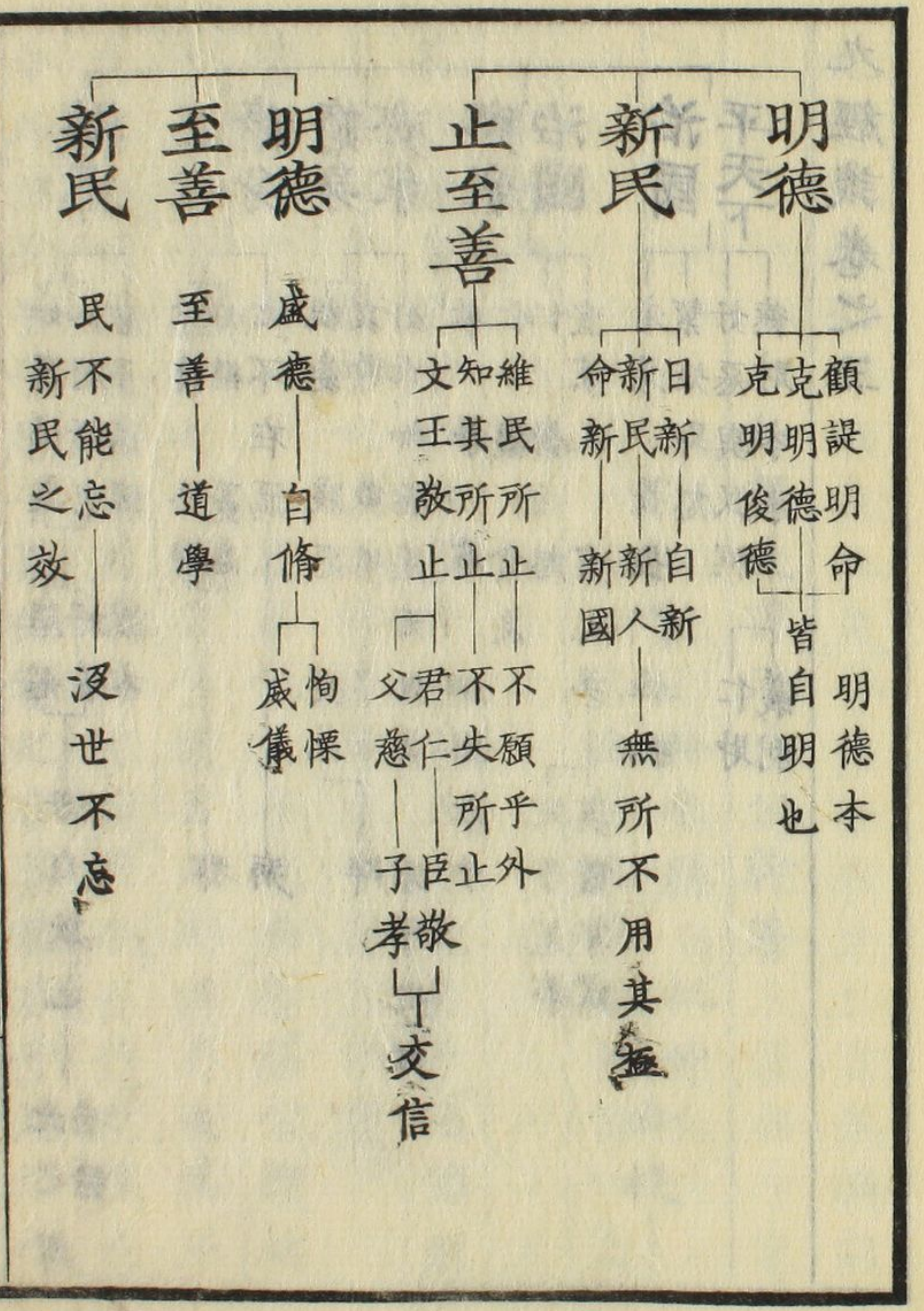
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大

學於德財之章明辨此義發揮無復餘蘊近世唱古

學者不學聖人之道有恒言曰學問即經濟經濟即

富國其所講求者則聚斂積實剥下而利上是務以求寵祿一毫無憐民之心下迎其惡上賞其姦名為良臣者皆民賊之雄也是所學之失其方而貽禍於世皆學者之罪也殊不知富國者管商之學而君子之所不取也何況其所為在桑弘羊王珙之下乎王安石之禍於天下亦名假聖學而實務厚利今之學者全類于此夫殷紂鉅橋之粟鹿臺之財不足以救其止則富國何足貴乎

三綱六目解釋全圖



誠意 如惡臭 如好色 君子慎獨 誠本 母自欺也 此之謂

正心 好念 心不在焉 憂患 邪

脩身 親愛 賤惡 畏敬 辟

齊家 好而 知惡 而如美 君子之心

治國 仁讓 慈戾 如保赤子 父子兄弟

平天下 好惡 本末 仁財 義利

九經談卷之三

九經談卷之四

加賀大田元貞公幹著

下野門人 鈴木綱 紀仲 出井元愷悌三 全校

中庸 凡八十二條

孔子世家孔子生鯉字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及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藝文志子思二十三篇名及孔子孫為魯繆公師按中庸是子思子之一篇見于梁書沈約傳矣後漢王良傳語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注此皆子思子累德篇之言累德亦子思子之

一篇藝文志曾子十八篇而今見於大戴記者十篇
子思二十三篇而今載於小戴記者此一篇耳
孔子家語後序孔子生伯魚魚生子思名伋嘗遭困
于宋作中庸之書四十七篇以述聖祖之業授弟子
孟軻之徒數百人年六十二而卒孔叢子宋樂朔圍
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
困於牖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
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按中庸一篇
之書文意完全無復餘蘊譬之金甌無一傷缺矣豈
至四十餘篇之多乎且子思子唯二十三篇而中庸
一書豈至四十餘篇之多乎是皆誇大之言其偽昭

然蓋家語後序孔叢子安國尚書傳均為魏晉間王
肅學徒偽作故其言往往相符而其誤亦往往相同
不可不辨也

鄭曉古言云魏虞松上石經大學大學中庸共子思
作劉宗周大學古記序云漢儒賈逵云子思窮居於
宋懼聖道之不明乃作太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按
是明豐坊偽作石經太學之言二家信偽石經故其
言如此石經大學之偽陳龍正吳應賓陸元輔許孚
遠毛奇齡毛先舒皆能辨之

藝文志中庸說二篇師古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亦
非本禮經蓋此之流按中庸說不知何書然恐今之

中庸矣顏氏之言是也中庸一篇編簡頗長或分哀公問政以下為上下二篇歟果然則中庸別行漢代已然

隋經籍志禮記中庸傳二卷宋散騎常侍戴顓撰中庸講疏一卷梁武帝撰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玉海梁大同十年張綰朱异賀琛述制禮記中庸義中庸別行六朝如此此後唐李翔有中庸說宋胡瑗有中庸義司馬溫公有中庸廣義皆在二程表章之前既已別行然學庸二書相並別行溫公為之嚆矢若夫其傳之盛者程朱二先生之功也

宋王柏分哀公問政以下為誠明之書而明王禕據其說首鼠于朱氏王氏之間矣近世又有奉其說哀公問政以下為別書者且引家語為證家語王肅所偽增豈足信用乎證家語而疑中庸聽盜跖之愬而罪夷齊也豈不惑之甚乎

夫中庸一篇文理貫通前後照應或以編簡之長分為二篇理或有之其為別書者愚惑之甚開卷性道教下篇應之云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曰不睹不聞結尾應之云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曰慎獨為下篇論誠之張本大學荀子亦皆論誠而及慎獨是明微也曰父母其順矣乎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下篇應之云順乎親有道反諸身

不誠不順乎親矣曰莫顯乎微曰微之顯曰辟如行遠必自邇結末應之云知遠之邇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下文應之云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照應如此然而不辨之分為別書豈不愚惑之甚乎

中庸二字詳說

中者無過不及之德本篇云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所謂道者指禮義中庸之道是不明言過不及中然其義則已明論語子曰師也過

商也不及過猶不及仲尼燕居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子貢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三年問荀子論喪制云將由夫愚陋邪淫之人歟則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是愚不肖之不及也將由夫脩飾之君子歟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也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是賢知之過也故先王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喪服四制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是明言過不及中庸中之為無

過不及之德豈不煥然昭明乎

庸者經久不易之德彖傳恒久也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序卦夫婦之道不可不久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雜卦恒久也大象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繫辭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典要喪服四制是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庸之為經久不易之德又豈不煥然昭明乎凡事得中無過不及則可以經久不易矣故中字有庸義焉凡事過高者不可行久又過卑者不可行久經久不易者其唯得中也故庸字有中義焉

常有平常之義故或與竒怪對或與權變對國語晉賜之竒竒生怪怪生無常無常不立左傳危竒無常

年閔二莊子怪行庸行鬼徐無荀子君子道其常而小人

道其怪辱榮是常與竒怪對莊子行小變而不失大常

方田子韓詩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春秋繁露有

經禮有變禮是經常與權變對凡言行竒怪詭變聳

動時俗耳目者皆非中庸之道君子之所不取也

庸恒常彖經典六字同義猶欽寅祗恪肅敬六字同

義也或謂六字異義是無學人之所言也唯庸恒常

字義輕彖經典字義重故後三字有常法之義胤征

政典祭法祀典康誥殷彖及本篇九經左傳禮經之

類不可以恒常換用其他所通用者字義全同舜典
五典泰誓五常胤征常憲罔命舜憲皋陶謨有常有
庸畢命有恒仲虺之誥茲率厥典君陳茲率厥常微
子之命率由典常西伯戡黎不迪率訓典梓材若恒
洛誥若舜禹謨不經湯誥匪舜咸有一德匪常康誥
不典咸有一德常德庸德酒誥經德周易恒德換用
如此六字同義豈不亦明白乎
本篇庸言庸德文言庸言庸行孟子經德不曰言平
常之行書庸德常德經德易恒德言恒其德同字而
異義不可溷殺也
典經舜字義重然其為虛字者與恒常無異說命典

學高宗彤日典義酒誥典聽及經德舜酒與恒常同
用故韓非子康誥云毋舜酒舜酒常酒也林說穀梁傳
恒星者經星也莊七年封禪書亦以常祀為經祀則經
典舜與庸恒常何異之有
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論語中
庸之為德也康誥周語有中德之語周易論孟有中
道中行之語中庸是道是德近世有惡以中庸為道
者判道與德如割鴻溝可笑之甚辨見于大學談
文言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是亦
分用中庸二字而義小異
中庸二德之名而諸德之矩矱也非諸德之外別有

中庸也諸德之無過不及是中也諸德之經久不易是庸也舜典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是中也剛過則虐簡過則傲直過則不溫寬過則不栗唯直而能溫寬而能栗是德之得中者也皋陶謨九德亦然皋陶謨都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怨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彰厥有常吉哉九德相濟是中也有常是庸也中庸二字之義以此為本其為諸德之矩矱可以見矣中庸是諸德之則也故古經言常德庸德恒德經德矣酒誥殷先哲王經德秉哲周易恒其德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咸有一德常德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

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是其義也咸有一德說常德庸德而及一德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常德庸德不易其德也一德亦同一則不易二三則易一德即常德庸德故三字換用繫辭云恒德之固也恒以一德賈誼新書信固而不易此德之常也故曰信者德之固也是其證也固亦不易之義荀子能勿易謂之能固禮論又云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儒效恒固一其義同予少時學尚書不通常庸一換用之義後作繫辭詳說始知此義舊日之疑渙然冰釋宋儒所謂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者固是古義也唯其所解未得聖人真旨矣惜哉

中是聖人之大道然人心之不同如愚陋賢知之於
 喪則豈有常準乎於是聖人以禮義教中禮義所以
 教中之具也故仲虺之誥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
 義制事以禮制心仲尼燕居子曰師也過而商也不
 及子貢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孔子曰禮乎禮
 夫禮所以制中也周禮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
 中大司徒又云以中禮防之大宗伯荀子云曷謂中禮義
 是也儒又云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荀又云禮
 之中焉能思索禮之中焉能多易禮論可見古之以禮
 義教中矣
 中庸諸德之則而禮義教中之具故古又以禮義為

諸德之則矣左傳趙衰曰禮樂德之則也傳二十國
 語內史興曰成禮義德之則也周坊記云禮以坊德
 仲尼燕居云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
 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論語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
 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可見諸德以
 禮為則矣

論語勇而無禮則亂又云君子有勇而無義作亂
 可見禮義共為諸德之則矣

古之學詩書禮樂而禮為之最故論語好仁不好學
 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
 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

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直之絞勇之亂與前章同而前章曰無禮此章曰不好學古之學以禮為最於是可見蓋古之學即禮義禮義即中中即諸德之則經傳之言相徵中庸之旨再明于今日豈不亦愉快乎宋儒論中宵眇恍惚如搏空捕影難可得而知之近世又有以孝弟忠信為中庸者是出何經又見何書殊無證左任曰胡說可惡之甚

堯讓天下於舜曰允執其中見論語舜讓禹亦曰允執其中見禹謨湯執中見孟子舜之用中于民見本篇湯之建中于民見仲虺之誥堯舜之民協于中亦見禹謨蓋古之聖人以中自守又教天下使民協中

中者何禮義是也若夫世衰道微則稟資之高者為佛老之徒卑者為申韓之流天下滔滔日就下流故夫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之鮮能久矣又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蓋此等之謂也

中者民性之所稟于天然為物所誘流蕩不反則或過或不及遂為真頑悖戾之民故與責中於民不若上之明禮義之教以誘之也故周書云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是之謂也

中字有至當之義焉有節適之義焉古書多與衷通離騷折中或作折衷呂刑刑之中後漢書作刑之衷

梁統傳逸周書明本末以立中訓度左傳度其本末而後

立衷注衷節適也莊六年又云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

舉之哀七年十晉語衷而思始求善以終呂覽何謂適

衷音之適也何謂衷小大輕重之衷也清濁之衷也

衷也者適也音適是衷與中同

周語考中度衷中衷對用猶祭義嚴威儼恪嚴儼

對用也

佛氏有空假中有空中中道實相之語焉其所謂中

者謂有無中間也要之空談耳非如儒者實事實理

於過不及之間有中庸之道也

三年問以三年之喪論過不及中之義極為明白今

又以一事明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其縱欲者

放食淫色害身破家甚至挾兄之臂奪之食踰東家

之牆搜其處子世之陷溺者如此是愚不肖之不及

也其斷欲者減食禁色感性命絕嗣續曰斷煩惱割

愛著世之浮屠者如此是賢知之過也過猶不及斷

欲與縱欲其罪惟均其唯君子乎節欲制欲不敢肆

放又不禁止是性命之中也禮義之中也能知此旨

則中庸之義可得而言矣

檀弓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

者跂而及之又子夏曰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

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不至即不及也是亦過不

及中之義而換中以禮禮以教中之義益明矣
中庸一篇唯是論道之書名以中庸者以篇首十章
疊出中庸之語也且聖人之道以禮義中庸為本故
以此名之以辨過不及之非道矣其詳見于予之中
庸考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天者蒼蒼主
宰也萬事自然也命者天之所賦于人稟受之分也
性者人之所稟于天生之氣質也道者人之所由事
物之則也率者率土率章之率也脩者修身脩德之
脩也教學一也授道謂之教矣受道謂之學矣自上
則謂之教矣自下則謂之學矣

孟子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是天
命二字正解也宋儒曰人事盡處是天能得孟子之
旨矣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莊子不知吾所以然而然
命也達又云性者生之質也庚桑荀子生之所以然
者謂之性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正又云凡性者天之
就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惡呂覽命也
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知又云性者所受於天也
非人之所能為也蕩又云生性也死命也知董子對
策云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
天之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
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又其繁露云今

世間於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試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與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者質也又云性者天質之樸也是皆性命二字明解也

莊子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地家語大戴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命本古人解性命者各有妙義是亦其一而意義最奧

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命之謂性也又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率性之謂道也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成十年天命之謂性也又云是

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率性之謂道也大雅天生烝民有則有物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康誥子祗服厥父父字厥子弟恭厥兄兄友于弟天與我民彝彝即彝倫彝倫即民之性而天之所與也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是其義也

天生烝民民之秉彝天命之謂性也有物有則好是懿德率性之謂道也天生民而有秉彝之性是天命之性善也有事物而有法則是率性之道也能得其事物之則者謂之懿德矣有事物而後有法則則是有氣而後有理吳廷翰所謂理却氣中條理是也宋儒所謂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當初無一物

只是有此理是背有物而有則之義則不可信用也
孟子親親仁也敬長義也親親敬長即彝倫彝倫即
天之所與人性也然則仁義之為人之性豈不明白
乎本篇曰德性孟子曰性善皆原于詩書近人為思
孟之所創者何稽古之疎乎

仁義彝倫之性人之所稟于天自然而然而故曰天
命之謂性性者以氣稟而言仁義孝弟之道率性而
成故曰率性之謂道道者以天下之所由而言道非
教學則不行故曰脩道之謂教教者以聖人所導民
人所循而言

臯陶謨云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

我五禮五庸哉天者蒼蒼之中有主宰所使然人事
之自然者是也父子相親兄弟相愛人性之自然仁
義彝倫人性之固有入性之自然固有是天之所使
然也是謂之天敘有典矣所謂天命之謂性也聖人
率人性之彝倫明其道敷其教使天下之人全其所
稟于天之性焉是謂之勅我五典矣所謂率性之謂
道脩道之謂教也

老聃以道任自然者知天而不知聖人奪聖人之功
歸之於天暗於勅典自禮之義也荀卿以道為制作
者知聖人而不知天奪天功歸之於聖人暗於天敘
天秩之義也近世又有襲荀卿之誤以道為聖人制

作者其學暗性與天道而不知天敘天秩之義告子
義外之流也晦庵先生引董子道之大原出于天極
是然不引臯陶之言而引仲舒之言予不知其何故
也

左傳禮以順天天之道也五年十本本篇云親親之殺尊
賢之等禮所生也夫親親之心自有等殺尊賢之心
亦有差等是人性自然之禮人性之自然即天也是
謂之天秩有禮矣若夫親親立五服服喪之別尊賢表
五服服命之異是聖人順天率性之道是謂之自我五
禮矣道之原于天明于聖人行于民人於是乎明白
矣

康誥以彝倫為天顯泰誓以五常為天之顯道左傳
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又云忠信篤敬天之道也襄二
十三年是皆以人道為天道何也人道自然即天也彝倫
五常忠信篤敬人性之自然人性之自然即蒼蒼主
宰所使然也然則彝倫五常非天而何近世學者不
知天故不知道求道於制度文為之中拘泥形迹而
忽遺神理滔滔天下苟卿性惡告子義外之流也予
故明辨之以解其蔽耳
禮記諸篇多言聖人制禮作樂夫禮者人心之序也
樂者人心之和也聖人率人性而制名物度數作聲
音節奏是謂之制作矣若據此以道為制作者執乎

未而暗乎本拾首卿性惡之餘唾而非古聖人之意也

樂記先王本之性情制之禮義此亦與本篇之言相表裏矣其所謂制作者以立名物度數而言記又云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父子豈聖人之所創作乎然則禮義亦豈聖人之所制作乎所謂制作作為者不過以度數言耳

性道教一章所主在道字故下文承之曰道也者云云其主客可見性者道之所出教者道之所立也下文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所謂天命之性也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也是謂之性命

之中矣發而中節謂之和節者禮義也所謂率性之道也左傳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是也是謂之禮義之中矣

節之為禮何也喪服四制節者禮也王制六禮以節民性禮器禮也以節事樂記禮節民心又云大禮與天地同節坊記禮者因人情而為節文者也荀子禮者節之準也致又云禮節也節之為禮豈不明白乎中節者仲尼燕居中禮是也

下文道者不遠人率性之謂道之義也道者仁義禮樂之總名以天下萬人之所由而言

諸經言命多死生窮達之分此條與所引左傳以性

之所稟而言乾柔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性者剛柔昏明之資命者死生窮達之分與此章不同
臯陶謨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下文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聰明視聽也與泰誓同明威賞罰也有懿德者天下億兆之所好有淫行者億兆之所惡億兆之好惡反服自然之性也自然即天也乃蒼蒼主宰之所使然也是謂之天命有德天討有罪矣五服之榮五刑之辱聖人代天而行者也詩書論孟之言天皆此義也近世學者不知天而昧於道之頭腦故不可不反覆明辨之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樂記君子云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心中斯須不和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荀悅曰先王之道致訓焉故止斯須之間而違道矣申鑒徐幹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蹈而不可須臾離也須臾離則惰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惰慢之心生焉况無禮而可以終始乎論是皆足以相發矣近世有解為不能離者焉是與經旨左雖然孟子言道如大路然天下億兆之所由非一人一家之私有彝倫之在人欲離而不能離非如佛老之學用之則煥赫昭顯廢之則斯燼泯滅也則解者之言亦大有妙義不可得而

廢也

所不睹所不聞即慎獨之獨是互文也近世有解為
 吾所不見聞者好戾前儒成說以斬勝之人誰信之
 本篇明言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是即慎獨之義而加
 一之人字文義極明前儒所解確不可易
 仲尼曰此章以下皆作子曰此章特作仲尼曰者明
 下文子曰是仲尼之言舜典即位以後有一舜曰下
 文皆作帝曰蓋此上文之帝是堯下文之帝是舜中
 間以一舜曰以判上下之帝古人文辭不苟如此豈
 浮氣粗心之所得辨乎

小人之反中庸也反字鄭本無之王肅本有之見釋
 文晁說之曰小人之中庸也王肅本之下有反字胡
 先生瑗温公明道皆云然案晦庵亦從之在宋雪川
 倪思及近世儒氏亦皆從鄭本是亦戾而斬勝小人
 之心也予則於漢宋之學無所偏黨其善者從之其
 不善者改之是聖人之教也夫此章上云君子中庸
 故受之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又云小人反
 中庸故受之曰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若無反字則不成文理不成義理鄭本誤脫無可疑
 者後之從鄭本者塵昧其目乎蓬生其心乎
 中庸其至矣乎繫辭易其至矣乎韓詩關雎至矣乎

本篇其盛矣乎其順矣乎其皆贊歎之辭近世有言中庸者非德之至者矣反言以歎之可笑之甚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何非德之至者乎
素隱行怪鄭玄呂大臨素讀為僚是為僚其位之素是一說也延平周氏曰無德而隱謂之素隱莆陽林氏曰徒然隱也新安顧氏曰素空也是皆為素餐之素是一說也兼山郭氏曰素以隱為事雪川倪氏曰素平素也言以隱居為常而不知通變者是為雅素平素之素是一說也藝文志云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迷焉吾不為之矣三說遂不如晦庵解之明徵也

南軒文集答朱元晦問問素隱素空也無德而隱無位而隱皆素隱也答素隱恐只是平日所主專在於隱者也二家舊說與諸家同後晦庵讀漢志而得之耳學問無窮如此

繫辭探賾索隱是聖人贊易之言與本篇不同猶本篇察邇言是舜之大智而小雅聽邇言是幽王之暗劣也同語異義經傳極多大雅令色不可以解論語令色書之口實不可以解易公羊之口實予之稽古錄及諸經解詳辨之雪川倪思據易索隱駁晦庵之解是與兒童之見無異可笑之甚

索隱行怪四字暗合佛氏之學似聖人先識矣其所

講求中道實相出離生死等莫非隱僻之理也非索
隱乎其所行則絕舜倫之懿獨善山林莫非詭異之
行也非行怪乎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上句屬上節之下下句為
下節之起吳興沈氏有此說而近世亦有為其說者
好為妄解而求勝於先儒者古今彼我暗合冥契真
可謂奇矣半塗而廢豈起頭之語乎且是有明徵表
記云鄉道而行中道而廢曾子制言云循道而行衡
塗而償是皆與此章相發揮何不稽之乎

費而隱費光明也隱幽微也下文所謂小大是也淮
南子扶木在陽州日之所曠注曠猶照也音費字書

曠與睥同睥日光也費與曠睥通是予之舊說後讀
毛竒齡中庸說云道原有此顯著者即謂之費道原
有此隱微者即謂之隱與予說合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猶言天地之德之大也人
猶有所憾焉而況聖人之德乎言道之至大雖聖人
難能也論語唯天為大亦以天德言非言形也繫辭
天地之大德曰生是其義也君牙云夏暑雨小民惟
曰怨咨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咨是人猶有所憾之
說也論孟君子不怨天言小人之有怨也否則古今
豈有人之恨天地之小者乎若有之則被追捕之罪
人耳

小雅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是處亂世蹈禍機者無地容身之辭不可引以為恨天地之小也

鳶飛魚躍言道之大至于鳥獸物各得所也本篇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又云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又云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孟子云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即此義也晦庵言化育流行上下昭著是以造化解非本文之意程子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魂及晦庵鳶飛魚躍道體隨處發見鳶飛魚躍觸處朗然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

是以心性解皆禪氏之見也豈不大惑乎遂至羅欽順困知記引禪錄言翠竹法身黃花般若與此同意豈不大謬乎

居易俟命行險微幸大戴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位而不援其上介山子推之行也將軍子又云居易以俟命不與險行以微幸曾子本孝左傳以險微幸者其求無厭注險猶惡也哀十年又云微福于先君成十年微求也左氏求福多作微福微幸之微亦與此同

父母其順矣乎下文云順乎親有道孟子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又云舜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又云舜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順悅順也非順從之

義舜大孝也豈有不順從父母乎蓋雖盡心順從而
父母不悅是舜之所憂也順逆之反子之所為無所
忤逆於父母之意而父母從而悅樂之謂也故本篇
順乎親與獲乎君信乎朋友對孟子順乎親與得乎
親對而孟子引中庸順親作悅親則可見順者父母
之悅順也近世有言順者子之順也殊不知文義又
不知義理可謂陋矣

壹戎衣鄭注衣讀如殷聲之誤也壹戎殷壹用兵伐
殷也此解極妙呂覽親鄣如夏慎又云親殷如周簡
又云湯無鄣武無岐慎又云湯約於鄣薄武王窮於
畢程具殷毫也又云鄣岐之廣也高又云鄣與岐周

職分是呂氏以殷為鄣而高注鄣讀如衣今衮州謂殷
氏皆曰衣是與鄭說合此語在梅本武成而泰誓云
戎商必克左傳康誥云殪戎殷鄭說確不可易且唐
詩以寅押支韻而後世多為真韻衣殷之通與此同
晉人偽作孔傳始言一著戎服而晦菴從之是非古
義也又康誥殪戎殷蔡傳解為大殷故或言是亦滅
大殷也殪戎之殪為滅左氏有之宣七年猶大雅變伐
大商肆伐大商也是一說也然徵諸古泰誓戎商則
鄭說為長

斯禮也王制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
可謂簡明矣

三年之喪父母之喪禮記三年之喪多言父母之喪而此章不然三年言妻與嫡子左傳昭十五年六月穆王太子壽卒八月穆后崩晉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注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

五藻自諸侯下達自天子下達喪服小紀自天子達於士襟記自諸侯達諸士王制自天子達達諸侯孟子自天子達於庶人皆下達也此章特上達也達孝謂通上下古今也檀弓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又云食粥天下之達禮也三年問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孟子天下有達尊三本篇達道達德同晦菴謂

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然則天下之人通謂之盜盜跖者天下之達盜也近人謂廣其孝於天下然則堯舜率天下以仁民從之堯舜者天下之達仁也豈不笑話乎

孝經所謂嚴親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是武王周公之所專而非達孝也所謂達孝者下文繼志述事是武王周公之所為而通上下古今之人而皆所宜為者也故謂之達孝矣

脩其祖廟見于周禮典祀陳其宗器見于周禮天府書顧命設其裳衣見于周禮守祧薦其時食見于王制月令內則中庸考具焉

燕毛周禮王燕則諸侯毛司儀國語班序顛毛以為民
 紀統魯語即文王世子所謂公與族燕則以齒是也
 方策聘禮記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之於策不
 滿百名書之於方既夕禮書貺於方若九若七若五
 書遣於策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王
 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鄭玄曰策簡也方板也
 其人亡則其政息故為政在人文理接屬人道敏政
 一節是插解之法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君子不可
 以脩身亦文理接屬仁者人也一節亦是插解之法
 古人之文多有插解之法未有此章之明白易見也
 蒲盧古注為螺贏土蜂也是原于爾雅螺贏蒲盧詩

云螟蛉有子螺贏負之法言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贏
 近人以為螟蛉是原于夏小正十月玄雉入淮為蜃
 蜃者蒲盧也國語吳民大荒就蒲贏於東海之濱二
 說皆通共變化之民政者化民遷善者也故家語云
 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而成加此四字最覺明瑩沈
 括以為蒲蘆而章句從之為易生之義夫人道之政
 是主地道之樹是客此句解政而與地道敏樹全不
 相涉是不知文辭有主客妝點之法宜哉誤解說卦
 往順來逆之義也予所著文理圖解辨之最詳
 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故為政在人取
 人以身人指賢人而言本篇又云禮儀威儀待其人

而後行繫辭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又云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論語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夫為政在于得人而不在于建法聖人之道無他術焉唯是成就材德舉而措之於上位耳後世學者不知政之在于人而以為禮樂制度可以治天下矣殊不知禮制者飾治之具而非致治之本故夫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荀卿亦曰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如王安石創建新法使新進小人之排老成而不用以為是以致太平矣不知天下之治在人而不在法故新法之害天下騷

然遂使小人得意而君子黜伏焉胡馬長驅而九廟不守靖康之禍安石為之也予故以為古今學者之愚以安石為第一人君之暗以神宗為第一近世唱古學者皆襲安石之謬使其為政則不為新莽蘇綽周官者殆希矣予故不得不明辨之

仁者人也表記孟子又有之古今無能解之者特春秋繁露云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仁之法在愛人義之法在正我我是一句最覺明白周語單襄公奉崇之乎加義者我也一句最覺明白周語單襄公曰言仁必及人仁文之愛也愛人能仁論語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楊雄法言仁以人之

義以宜之道問皆其證也仁字二人為仁太平御覽引春秋元命苞

從人從二說文并徐鉉注是亦自此義來此中自有妙義無

人解得之西京之人猶知此義東漢以後此義遂晦

鄭玄注戴記趙岐注孟子皆失其當至于宋儒曰人

身生理曰人之所以為人解人為己則郢書燕說

莫甚焉得仲舒此解思孟之意再明于天下豈不愉

快乎

體羣臣也體四體也益稷臣為朕股肱耳目孟子君

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是其明證也晦翁

為體察之解則迂矣子庶民詩所謂民之父母是也

緇衣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又云長民者以子

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表記虞帝子民如父
母皆此義也

愚而好自用德之反也賤而好自專位之反也生乎

今之世反古之道時之反也此章反覆說此三者而

遂及三重文理條暢矩矱森嚴中庸之中唯九經與

此章為然反者復也今之世周也古之道夏殷之禮

也乃下文吾從周之謂也漢文詔今單于反古之道

大戴君子修身反道反字與此同荀子舍後王而道

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即此義也

趙世家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此反古畔古

也與本文不同近世有以反古為畔古者不知反古

古書自有兩義却言朱注失反字之義非愚則妄何無忌憚之甚

三重即德位時也鄭氏以為三王之禮呂氏以為議禮制度考文王荊公以為徵信從周延平以為善徵尊信皆不得其解唐陸氏釋文舊本有訓三重為德位時者此千古妙解宋蔡氏亦言有德有位徵庶民蔡氏晦菴之徒而其說如此則經義是非自有公論豈可偏黨乎明高拱中玄問辨錄亦以德時位為三重以破章句其說最詳

善即德也徵即時也尊即位也君子位也本諸身德也徵諸庶民時也此章前後皆言三重

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是綱下所謂言行是目上文凡事豫則立是綱言事行道前定是目二節同法古文多有此法

知天地之化育知猶主也如宋之知州知縣之知繫辭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呂覽申侯伯如鄭三年而知鄭國之政也注知猶為也長左傳子產將知鄭國之政天下之大經即上所謂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是也天下之大本即上所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是也知天地之化育即上所謂參天地之化育是也

九經談卷之四

本長以映天賦之出書順之預謂各天賦之所自是
此篇也天不之大率順正預謂中出書夫不之大
賦也天不之大率順正預謂中出書夫不之大
此篇也天不之大率順正預謂中出書夫不之大
賦也天不之大率順正預謂中出書夫不之大
此篇也天不之大率順正預謂中出書夫不之大
賦也天不之大率順正預謂中出書夫不之大
此篇也天不之大率順正預謂中出書夫不之大
賦也天不之大率順正預謂中出書夫不之大
此篇也天不之大率順正預謂中出書夫不之大
賦也天不之大率順正預謂中出書夫不之大
此篇也天不之大率順正預謂中出書夫不之大



